



◆◆◆

白领青年

梅毅 著

花城出版社



白领青年

梅毅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领青年/梅毅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61-X

I. 白...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03 号

白 领 青 年

梅 毅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 插页 16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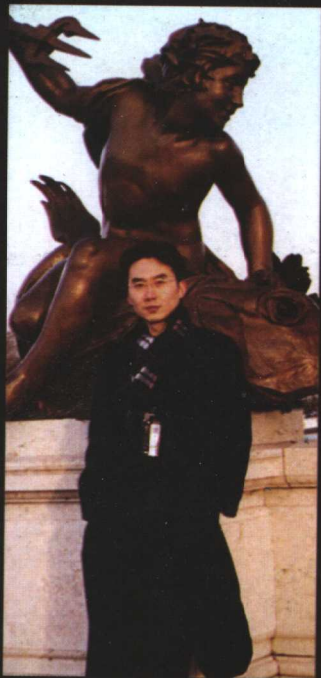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3461-X

I·2859 定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梅毅，男，籍贯天津。学历，硕士研究生。现为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长期从事金融、证券行业，为专业英语翻译。自一九九三年起发表文学作品，著有《跳》、《赫尔辛基的逃亡》、《纯真年代》、《另类感情》、《城市浪族》、《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获“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等。

内容提要

美丽的童话已经消失，现代生活变得庸俗不堪。白领青年不外是高级打工，他们身处繁华、复杂的城市，享受着现代科技提供的舒适，装模作样地下楼上街，不择手段地讨好上司甚至下属，不是苦恼而是缺少苦恼，言语中传达出类似公文的单调和枯燥。他们从内心讨厌别人，自己却放浪形骸，沉迷酒色，迷惘于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种现实存在。

作者最大的本领，就是能够对这种既定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撕开一切美丽的面纱，露出它平庸、愚昧的面目；对那些社会边缘人的叛逆行为，则给予合情合理的生存逻辑，寄希望于未来能找到新的原则。他的作品，做到既媚俗又亵渎，并巧妙地将二者糅合在他那荒诞而冷峻的黑色幽默之中，苦涩又辛辣。

渴望生存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当中，并非局限于一般生活或美好生活，而是对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怀有一种偏爱。主人公“我”，显然是被选作生活宠儿的人，竟会如此懒惰无聊，如此不虔诚。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了。

1 我去过太多的地方，住过太多的旅馆，以至于我已经丧失了“家”的概念。许多个夜晚我从梦中惊醒，有十几秒钟会在黑暗中呆呆凝视虚空，从近乎死亡的空白中重新返回，费力地判别方位，思考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每当有一个液晶数字在闪烁，我就会从莫名的惆怅、苦涩以及难解的虚空中暂时摆脱出来，知道自己身处南方城市的巢穴之中。那暗蓝色闪烁的数字是我那台松下光碟机的显示屏发出的。

每天清晨醒来的一刹那都是绝望的，刺目的白光把我生活所有的空虚和悲惨都暴露无遗。只有在这刹间我是以一个稍有利心的人的哲学头脑来思索这个世界。当我用遥控器开了音响，里面响起 BEE GEES 的歌曲时，我便开始摇头晃脑，开始想着今天请什么人进哪只股票巴结哪个上司。如果每天早晨从挤牙膏开始，每天晚上以最后一泡临睡前的小解来结束，这个世界确实太平淡太琐碎了。你越是凝视一件物像，一件物体，或一种事物，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无意义。只有在半梦半醒

的幽暗之中，世界才是个神秘莫测的令人敬畏的广袤原野。

在南方十一月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功率的室内柜式空调使室温降到了二十一度左右，使人真正有了身处北国秋日的感觉。于是晨醒恹恹之后，冀望一大块西冷牛扒和炒意粉吞咽下肚而带来轻微晕感的瞬间，伤感也会随着飘浮的香烟气息和咖啡与莫名食物的混杂气味一丝丝地袅袅而上。寂灭、因果、命运、空幻、人生的虚无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融入到南方生活的空气之中，没有比我面前这杯冒着热气没有放糖的热咖啡更加现实的东西，它比我的肉身更加现实。“我”因意识不停地活动和闪现变得那么飘渺和恍惚，这杯咖啡却那样可以触摸、感觉，苦涩又略带清香的蓝山咖啡，在视觉里，在嗅觉里，在喉咙的壁道里，是那样实实在在，像固体一样“坚硬”，令这个世界成为它的附着物而凸现出人世的真实意义。

我所有二十二岁之前的记忆全部储存在四季分明的北国。身体的记忆，思想的记忆，所有芬芳的味道，年青时的梦想，各种季节呼啸而过的风，都黯淡了。因避免回忆它们变得褪掉了鲜活的色彩，像发黄的旧影片很难再去注意它。许多大学时代亲密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只能偶尔会想起他们的面孔，或许擦肩而过的一刻我会认出他（她）是某某人。二十二岁以后我生活在繁华、喧嚣、湿热、没有四季而过于绿色的南方。连天空的变化都是那么的巨大，蓝得那么不真实，厚厚的、巨大的云朵使太阳犹如装饰物悬挂在天际——然而这块装饰物的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夏日的清晨六点钟就使人不敢正视，皮肤上的每个汗孔却注满了它那雄性的汁液。也就在这样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我有着同样一些远离故乡的朋友，他们的过去有的和我近似，有的几乎完全相同，有的则有轻微的差

异。我们的生活都在潮湿的空气中发生变化，甚至变质。高楼大厦以物质的形式把我们的价值挤压得奇形怪异，就连南方雨夜蚊子的哼哼声都是那样具超现实主义的骇异性。北方秋天那种正午阳光下的宁静与芬芳似乎永远陷落于黑暗甜美的梦境。夜半醒来，望着被霓虹灯的光肆无忌惮强奸的黑夜，有时真不相信自己是身处于一个“黑夜”，而是处于一个五彩缤纷的虚拟世界，心里感到莫名的失落和忧伤。

南方，这个词写下时就让人心里产生难以言表的悸动。南方的城市，又像幻觉一样在你清醒时分不能不血液沸腾，似乎青春都可以在嘈杂中延迟老去。到南方的冒险者、淘金者、漂泊者、落魄者以及所有古怪的梦想家们都在疲惫之余难以抵抗南方的言之不尽的魅力。南方城市已经被许多种方言、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所浸染，所有的一切令我对它无法忘记，无法回避，无法原谅，无法离开。

我打开冰箱，发觉鸡蛋没有了。放了刀唛花生油的不粘锅已在煤气炉上冒着香喷喷的烟，吐司炉上的四片松脆的面包已经弹跳出来，却少了蛋黄蛋白在油里翻滚，没能开出灿烂的花来装点我早晨空虚的肚子，还有比这更令人扫兴的事情吗。我非常懊恼，一面往头上套着T恤，一面拧熄了煤气炉。

我站在自己一室一厅公寓的门口，迟疑了一阵子，迫不得已才走过去敲响左手边平西江的房门。平西江是个不折不扣的吝啬鬼，平素在公司你不小心用了他几张手纸，他也要想方设法拿你件东西弥补回来。与这种人打交道简直有损自己的尊严，但饥饿的肚子最后还是把尊严战胜了。

敲了门，揪了门铃，我很有耐心地朝门上的窥镜挤眉弄眼，平西江的房门才吱呀一声不情愿地打开了。

“哎哟！老兄，你怎么一大早就来敲门。”

平西江心不在焉地说，脸上的表情迅速地由一张被人打搅的愠恼变成见到老朋友的惊喜。其实这厮在鱼眼里肯定打量我半天了。

“借两个鸡蛋，我早餐没吃的了。”

倚仗着熟人不讲理的原则，我按住平西江干瘦的胸脯使劲一推，顺势进了门。

“好说，好说。”

平西江堆起满脸的笑，但还是缩头缩脑地站在那里不动弹。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说不清是黄还是白的裤头，上面百孔千疮，像是一件忆苦会上所见的穿了几代的传家宝，几根黑毛从破洞中冒犯地旁斜而出。

“嗯哼……”

卧室里平西江的老婆干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而后像演员出场似的闪现出身形。平西江的老婆小翠有很惹火的身材，一件只及膝盖的丝绸短裙下凹凸毕现，看得我直咽唾沫。小翠属于那种让人看到就会不怀好意的女人。

“哟，借鸡蛋呀，你这个懒鬼，大清早的搅人清梦。”

小翠倚着门，右手两个指头梳理着头发，用那种性生活永不匮乏的眼神瞪着我，和我假装亲昵地打招呼。说着说着，她还故作娇羞地用手摆正睡裙的吊带，这样一来反而令那鼓胀的胸脯更加惹我。

“喂喂，鸡蛋鸡蛋。”

平西江很迅速地钻进厨房，没隔半秒钟就拿了两个鸡蛋塞进我手里，同时推着我往门外走。显然是因为他老婆朝我搔首弄姿，使他觉得大受损失，权衡过后才觉得老婆半裸的身子价值比两只鸡蛋要大。

“谢谢，谢谢。”

我眼光一时间无法从小翠的身上移开，口里不停地道谢谢，脚步却滞缓了许多。

“慢走慢走。”

平西江几乎是粗暴地把我推出门，然后砰的一声将门重重关上。

2

我去黄水岗的银行宿舍找林学明，他是我生活圈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不出我的所料，他又在以科学家的精细和刽子手的残忍折磨着几只刚刚笼捕到的耗子。

供单身汉居住的宿舍是匆匆搭建的简易楼房，林学明住在顶层——六楼，一室一厅的公寓房子安装了一台一匹的空调，仍觉得热，因为楼顶只是层三寸半的预制板，没有任何隔热层。南方的太阳似乎能把水泥烤透。

林学明撅着屁股，正认真地把一只灰黑色的下水道老鼠往一块砖头大小的木板上钉，小锤子不紧不慢，一板一眼地落下，每钉一下那只耗子就凄厉地嚎叫一声。林学明一脸惬意且聚精会神，那表情看上去就像个得意的工匠正在干自己心爱的手艺。

“魏延，来了……随便坐。”

林学明嘴里跟我打着招呼，手上的活计一刻不停。他没回头便知道我是谁，大概是从我的脚步声听出来的。毕竟是个天天晚上同耗子斗智斗勇的人，感觉要比常人敏锐得多。

我赶紧点燃一支香烟。屋子里充满了受刑耗子们的伤残肢体所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林学明外表看上去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不戴眼镜也像个文弱书生，但不知为何他就是痛恨耗子，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工具捕捉这些起源比人类还久远的动物，而且设计了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它们。距黄水岗银行宿舍的三十米开外就是低矮的南方丘陵——笔头山，故而耗子极多，激发了林学明这种嗜血的兴趣。

林学明捉来耗子后，用一个个白铁丝笼子关起来，然后仿效明朝锦衣卫的酷吏一样各施以不同的刑罚——吊颈、剥皮、凌迟、炮烙（用电烙铁烧）、水淹，力图使受弄的耗子饱受折磨而死。以前林学明还养过一只猫，那是他用来从精神上摧残耗子的——他有一只大铁笼子，中间用铁丝网隔开，一边关耗子一边关猫，往往使那些耗子惊吓过度，慢慢地因精神衰竭而死。有一次，他把一只小耗子径直放在猫笼，岂料那猫不但吃，还净用舌头舔那只小耗子，朋友似地把猫食叼给小耗子吃。观察两天后，林学明很气愤，拽住猫尾巴把这个猫叛徒从窗口扔了出去，然后凌迟处死了小耗子……

一年多以前我刚认识林学明时，还饶有兴趣地看过几回他这种变态的刑讯耗子过程，但渐渐地就感到很恶心——试想一个正常人谁会天天摆弄那些毛色灰黑的大老鼠呢。但林学明其他方面却是个很正常的，在银行里又是个信贷员，我和我的其他朋友免不了有求于他，以至于我们都忽略或忍耐了他的这种“怪癖”，渐渐地习惯下来，甚至哪一天当我们找他时见他房间里没有耗子尸体还会有些吃惊……

在阳台左侧的防盗网旁，有一个林学明花一千二港币买来的进口镀金大鸟笼子，里面宠物式养了一只有猫一半大的灰老鼠，虽无锦衣但天天喂的是“玉食”，精肉和高级奶油兼有，

使那只大耗子皮毛发亮，身形圆滚圆滚。仔细观察，就可发现这只大耗子的一双小眼睛里充满悲哀和愤懑——毕竟它天天目睹主人对自己同类惨无人道的杀戮和刑讯。林学明这只宠物耗子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葛朗台。

此时，我和葛朗台同样怀着近乎恐怖的好奇心情，观看林学明用一只去了针头的注射器把一满筒辣椒水灌进那只倒霉的、四肢被钉住的耗子粉红色的嘴里。听耗子悲鸣阵阵。林学明斯文的脸上露出一种既残忍又快乐的表情，嘴巴一张一合的，“嗬嗬，死吧，去死吧……”

“好了，咱们该去找裴东了，免得他等得着急。”

一直看最后一股充满气泡的鲜血从耗子嘴角涌出，我才小心翼翼地 向林学明说。再温文尔雅好脾气的人在扮演刽子手的角色时也是令人生畏。

“唔……”

林学明回头看了我近五秒钟，呆呆地。很快近乎羞涩的微笑在他脸上渐渐绽放开来。好杀耗子的凶徒立刻又变成了驯良的银行职员。

3

裴东是个讨厌至极的家伙。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系同学，又是同宿舍的室友。这狗东西生得仪表堂堂，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除了鼻梁有些塌、鼻头有些蒜以外，相貌上几乎无可挑剔。而且他还特别自命不凡，举手投足故意做出一副潇洒的样子，连小便的姿式也力图与众不同，别人小便完哆嗦那么一两下，经他一改造变成弹吉他弦式地使劲而又随意地那么一甩……总之他是个根里坏的家伙。上大学时他干了不少诸如往别人牛奶里吐痰，牙膏里挤脚气药膏以及用剃须刀割坏别人新皮鞋的恶事；如果他得了感冒，那好，他会大打其喷嚏，恨不得马上传染给别人，一旦看见别人也染了病瞧他那个乐；他还经常向别人借钱，但总是忘了还，但隔一段时间他再向你借钱时总能一脸恬然似乎是第一次向你借，他脸上那种诚恳的表情往往使掏钱者觉得掏少了于心不忍；他还总是喊着叫着出去请客，但买单时他总是掏不出钱，每每等到别人掏出钱付完账后，他才从某个内衣的角落拿出钱来，末了还阴着脸训斥买单的人不给他面子——总之他是个王八蛋，不折不扣的王八

蛋！是一个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好朋友”。本来我学英语，他学日语，毕业后就两不沾，孰料他所在的日本公司和我所在的公司同在一个大厦内，结果是想躲他也躲不掉。这王八蛋天天穿着八九千元一套的行头到我办公室找我，蹭一顿价值十元的午饭，好像我是他亲爹一样理所当然地要管他吃管他喝。

但是，这一个月来我真喜欢他，喜欢他能天天来找我，甘心情愿地挨他宰。隔三岔五的，我就请他上咖啡厅、卡拉OK厅或迪斯科厅“HAPPY”那么一下，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看上了他新上手的一个妞——从的士高厅结识的陪酒小姐。那妞长得甜极了，白白嫩嫩，身体颇长，一脸清纯，很像我大学时代心中单相思的对象——德语班的一个女生。迷恋一个风尘女子是我破天荒的一次。

“好好，好，三百五十万美元，付款方式DVP，对，对，不能有一点差池。”裴东拿着一个最新款的西门子手提电话，歪着头在那装腔作势。看他插进耳机一脸认真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真想一把夺过来那只阴茎状的手提电话塞进他那只有如簧巧舌的嘴里。

裴东这套我见得多了，他肯定在和一个个子虚乌有的人通电话，目的不外乎是让身边的小姐从心里敬崇他，达到长期霸占不给钱的目的。什么他妈的付款方式DVP，那是林学明聊天时从嘴里蹦出来的银行专用名词，他真会现炒现卖。

蓝薇薇——那个长得梦一样甜美的小姐，一脸敬崇地扭头看着他（我总觉得蓝薇薇是她的“艺名”）。

一阵柔情（夹杂着滔天的妒意）从我头上翻卷而过。我十八岁那时梦幻中模模糊糊的情影几乎同蓝薇薇一模一样——唯一巨大不同的是我的梦中情人是在金光四射的黄昏路上向我迎面走来，而并非是以一个“小姐”的身份风情万种地陪着我